

(十) 行里萬山江

漢口公園從大門往後建設，前面園區已經做好，後面有塊空地，是片綠油油的草坪。在歐洲，這塊草地可以讓小孩在上面打滾、做遊戲，在中國就不行。

我設計把這塊草坪改成小型的高爾夫球場，每個洞上面用些著名的建築物把它裝飾起來，例如：巴黎的凱旋門、艾菲爾鐵塔、倫敦的大橋、紐約的自由女神等。用鋼筋水泥把這些著名的建築物，做成一人高的模型，分布在草地上，使它美麗、壯觀。遊客可以打球，也可以欣賞這些建築物。

球場後面預備建保齡球館，招攬更多的遊客

公園增設球場泳池

到這兒打球、散步。

漢口當年有一百多萬人口，竟沒有一個游泳池，漢口公園裏新建的游泳池還是第一個。泳池的大小、深度都符合國際標準，長二十五公尺，寬十六公尺，最深處三公尺，最淺一公尺，用自來水。平時為練習用，運動會則供比賽使用。游泳池高出地面，排水容易，隨時可以換水。

更衣室、售票處圍着游泳池，南邊有看台，可以看游泳，也可以看打網球，看台上有茶座，可以在上面喝茶。建築物都是鋼筋水泥的，非常壯觀。全部的工程費用由一位商人趙典之捐贈，中山公園的大門也是由他捐款建造的。

游泳池建好後，只有我、宋如海和他的一位親戚下水，其他就沒人下水。有個禮拜日，內人



(本文作者早年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十)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和蔡孟堅兄的太太換上泳裝下水，引起游人的注意，大家都圍過來看。次日，有很多人帶了肥皂、毛巾來洗澡，只好告訴他們到更衣室換好衣服才能下水。有一天，南開同學張偉賓帶了幾個摩登的小姐來游泳，宋如海也帶女兒來。於是，男女青年到游泳池游泳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據說武昌開運動會時，建了一個游泳池和地面不能換水，成了臭水坑。我多年沒游泳，每回換乾淨水的時候都去游泳。一些抽鴉片、打麻將的人告訴我：他們已經不再抽煙、打麻將了，他們都早起到公園散步、划船、泡泡水。可見公園對市民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張靜愚邀作開封行

在漢口一年多了，天天忙於工作，以我小小的職位得到長官的信任和能夠進行大的工程，好像在大石頭縫裏生根繁榮，在本鄉本土得到政府的信任，人民的歡迎，有事業，有前途，能真正為民服務，心裏非常高興。我牢記着孫中山先生的主張，為建設中國不是口號、標語能解決的，要腳踏實地的去做。

有天晚上，天氣很悶熱，帶著內人、小孩到漢口花園飲茶乘涼，旁邊鄰座忽然過來一位紳士，他說：「吳工程師，我也是英國留學生，但彼此沒見過面。我叫張靜愚，是新任河南省建設廳長，我在南京聽到你的大名，看見你做的模型，對你非常欽佩。」我連說：「不敢當，不敢當，請張先生多多指教。」我們兩人談的很投機。他說：「我在河南沒有助手，你願意幫忙嗎？」我說：「好！」他立刻拍電報到南京行政院請求任命我為河南省政府技正。

河南是古代中原文化的中心，開封是河南省的首府和湖北為鄰，有平漢鐵路相通。我偕內人帶著文件，乘火車到開封車站前往省府報到。

開封車站很小，在露天擺幾張桌子檢查行李。行李檢查完畢，雇輛人力車進城，到城門處有旅館的接待人員接我們到旅館。梳洗後，找飯館吃飯，人力車夫告訴我們：「有位宣統的御廚在開封開家館子，黃河鯉魚遠近馳名。」我們到那裡吃黃河鯉魚這一名菜，果然名不虛傳。問茶房開封有什麼地方可以遊玩？」

他說：「你們打那兒來的？」
我答：「漢口。」

他說：「這裏比漢口小多了，沒有什麼遊樂場所。不過，城裏有趙匡胤當皇帝時坐過的亭子和禹王台等古跡可以看看。」

休息一會，我們坐洋車到趙匡胤坐鎮天下的亭子去看，亭裏有石桌、石椅，站在亭子上可以看見黃河堤比城牆高，只要黃河一決口開封就要淹水，開封附近沒有青山綠水，只有黃河的黃泥漿。城外沒有田地、稻谷，只是一片黃沙滾滾，沒有大村莊只有一些矮房子。沒有什麼東西可看，我和內人急忙坐車進城。兩人坐洋車在城裏轉一圈，沒有戲園、公園。休息一天後，拜見張靜愚廳長，他請我們吃飯，問我們要不要見劉時主席？我說：「不必見。」

第三天到建設廳報到，建設廳派我到河南公路局，公路局長派人引我到光山，固始看一看，那兒有瘟疫、黑死病，住在事務所，裏面的臭蟲多的很，不能睡覺。我一看工作環境太不相宜，祇好偕內人一同回到漢口。

向蔣作賓簡報市政

那時的內政部蔣作賓部長是我父親的同學，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也是我的媒人。他在南京聽到漢口有位吳工程師建造中山公園，公園除花園外，還有各種運動場，漢口的市民有地方活動，是亞洲第一個綜合公園。又拆除吊腳樓子修沿江馬路，有倫敦式的地下廁所，新式的碼頭，旅客方便之至。建下水道排除污水，市民都得到安裝抽水馬桶。拆屋修街，由於這些工作完成，漢口的建設和租界不相上下，日本租界還比不上漢

口非租界區的建設。蔣作賓部長聽到很多人稱贊漢口市的建設，特別抽空前來視察。

一天早上，工務局陳局長打電話告訴我，蔣作賓部長來了，叫我到市政府見他。蔣部長見到劉市長、陳局長我們三人，他很高興的說：「光喊口號是不行的，要實際建設才行。你們都是歐洲留學生，把歐洲的文明搬到中國來，真是太好了。」

劉市長說：「我雖是市長，但對工程是外行。」

陳局長說：「我雖然學的是工程，但看的東西太少了。在外國逛過公園，划過船，但沒想到把它們建設在中國，還是吳工程師想的好主意。」

我說：「謝謝市長和局長的誇獎。工程好做，但要有三種要件需要配合：1. 人才 2. 錢財 3. 對事不對人，一心一意向目標邁進。也就是軍事上所說的要佔到『天時』、『地利』、『人和』三要件才能打勝仗。」

「漢口的髒亂，也是全中國的髒亂，是世界有名的。這不是掃掃地、通通溝就能解決的，一定要有計劃的改良。漢口市民沉溺於烟、賭、嫖，身體弱的很，應當造公園、運動場，讓他們換環境，我本著這個目標來設計，得到市長、陳局長的贊同，三人一心一意向目標前進，現在才起步，以後還希望部長多多支持。」

部長問我有幾個小孩？
我說：「四個，三女一男。」
部長說：「你儘做有德性的事，以後會多生

男孩。」

蔣部長對劉市長、陳局長說：「吳工程師結婚，我是他的介紹人，現在來看他回國後工作的成績。」於是，三人坐車看工程施工的情形。

先看沿江馬路，以前的吊腳樓子都已拆完，施工用的石頭取自漢陽鐵善山，用船運到漢口。江漢關附近有地下廁所，蔣部長進去看過後，說：「一點都不臭，而且省地皮又方便。」

坐車到龍王廟，龍王廟還沒拆完，可以上去看，從前這裏有一、兩千戶吊腳樓子現在都拆了。劉市長說：「我一當市長就在公園見到吳工程師，他只說建公園，沒說修沿江馬路。」

我說：「因為那時市長派的兩任工務局長都是外行人，所以不敢提出其他的建議。自從陳克明當局長後，我們兩人相談甚投洽，我告訴他要修沿江馬路，他立刻贊成，報告市長，得到市長的許可，立刻開工。我管工程的設計指揮，工務局辦公事，購料委員會買材料；大部分的石頭是自己開山來的，沙取自襄河，只要買石灰、水泥就行了。花小錢做大事。」蔣部長高興的說：「這是真正的建設，中國各地都這樣建設的話，國家前途大有希望。」

又回到模範區看下水道，都已安裝完畢。正巧，我們走到周星棠（商會會長）家門口，他看到我們的車子向我們招手，我們下車到他家裏，他高興得很，帶著蔣部長看新式的衛生設備。他說：「劉市長找的那兩個人是真做事，無論天晴下雨都看到吳工程師在指揮工人做工。」我們在周家休息一會，再坐車到中山公園視察。

蔣部長第一次看到這一有朝氣的公園，完全是一種新興的氣象。他說：「我到過歐洲、日本還沒見過設計這麼好的公園，回南京要通令全國到漢口考察，建公園、修下水道，以漢口為榜樣。」我們在第一茶舍喝茶，十二點左右，恭送蔣部長到公園門口後才各自回家。

自從蔣作賓部長通令全國各省市政府後，紛紛來文要下水道的施工說明書，我不敢隨便答應他們，因為工程含有學理。1. 全市下水道往何處排洩。2. 下水道系統——總下水道、支下水道的劃分要設想周到。3. 化糞池是有蓋子的盒子共分四格 a 腐爛 b 再腐爛 c 再再腐爛 d 排洩污水。化糞池不可以加藥料，也不加炭、加石頭，培養蛆蟲讓它吃糞便，因為他們的生命時間短，死了後又有另一種微生物來吃蛆，這樣循環下去，經過一、二、三、四格的腐爛，大便已沒有臭味了，加上抽水馬桶經常有水沖洗，溶化的被沖走，不能溶化的再生蛆，這是化糞池的原理。

化糞池接著抽水馬桶，抽水馬桶是英國人發明的，先在倫敦使用，然後推展到歐洲、全世界。我在漢口與辦衛生工程時，因為知道要大量使用抽水馬桶和澡盆，曾經到上海問馬桶的來源？他們都說是英國來的。找到一家價錢便宜的，問是那兒出產的？他們說是江西景德鎮做的。我到景德鎮，果真有工廠在生產，如果需要可以大量供應。

一九五二年——民國四十一年我到台灣，那時台灣沒有抽水馬桶，都是日本式的糞坑。在天母蓋房子招待美軍，需要大量的抽水馬桶，本打算叫中央信託局向英國購買，不過價錢昂貴。

我到工礦公司，聽說北投有瓷廠，我問老板可以做嗎？他說可以，不過要三種本錢：1. 做模子，訓練工人要本錢。2. 成品不能立刻賣出，存貨要本錢。3. 繼續做需要本錢。

這三種本錢大概需要一百五十萬。我看可以做，工礦公司的經理也同意，就決定實行，這引發了台灣的工業。此事聯華公司董事長苗有秀知道的最清楚。

有天晚上九點多，委員長偕夫人步行到漢口球場。我正和 R 在喝咖啡。看見委員長和夫人在門口站了一會就離開。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委員長和夫人。

我接到陳局長的電話說：「委員長第二天要到公園。」因此第二天整個下午在公園等候。五點多，委員長一個人到公園，我立刻上前恭迎。委員長是辦公後到公園來的，我看委員長好像很疲倦的樣子，我陪侍。委員長向公園後邊走。

委員長問：「公園的面積這麼大，是公地還是私地？」

我說：「公地私地都有。有直魯豫同鄉會的

蔣公伉儷巡視漢口

蔣作賓部長回南京後，稱讚漢口進步，有新式的碼頭、沿江馬路，新式的綜合公園和運動場、跑馬場、下水道和家庭衛生設備等，成了華中最新式的城市。於是，委員長、蔣公偕夫人到漢口巡視，駐節在特三區中央銀行，此地離漢口球場很近。

有天晚上九點多，委員長偕夫人步行到漢口球場。我正和 R 在喝咖啡。看見委員長和夫人在門口站了一會就離開。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委員長和夫人。

我接到陳局長的電話說：「委員長第二天要到公園。」因此第二天整個下午在公園等候。五點多，委員長一個人到公園，我立刻上前恭迎。委員長是辦公後到公園來的，我看委員長好像很疲倦的樣子，我陪侍。委員長向公園後邊走。委員長問：「公園的面積這麼大，是公地還是私地？」

我說：「公地私地都有。有直魯豫同鄉會的

土地，和征收的私人土地。」我想簡單的報告與建公園的經過。但是 委員長急於要回官邸，就未再多所陳說，我恭送 委員長到公園門口乘車離去後才回家，第二天，看報知道 委員長公務繁忙，因為要討伐唐生智在北方的叛亂。這是我第二次見到委員長。

因為唐生智在北方造反，所以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也奉召來漢口了。外交部五省交涉員李芳召集舞會在交涉署的樓上，邀請漢口各界名流仕女參加，我們夫婦也被邀請敬陪末座。

這些人裏有位袁小姐長的很漂亮，可是舞蹈的不好，要我教他。何部長看我教袁小姐跳的很好，就和我研究跳舞，問我在那兒學會的？

我說：「在英國學會的。」我把簡單的履歷告訴他。他說：「我和徐樹錚、令尊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你有什麼困難，可以和我多談談。」

委員長、何部長都到漢口，鄧文儀（委員長侍從秘書）也到漢口，很巧地就住在我家對面。我住的房子原是俄國租界郵政局，後來賣給一位姓李的，李君分租樓上後邊的一層樓給我，前面的一層就租給鄧文儀。

鄧文儀是個很活躍的人，那時我作工程很忙，但又不願放過管調委員長聆教的大好機會，於是寫好履歷表，請鄧文儀先生幫我登記，請求晉謁委員長蔣公。

未見 委員長之前，我想現在我工作的很好。1.警備司令部顧問2.市政府參事兼技正。有中山公園、下水道、沿江馬路的一部分學

校的工程要做，若是委員長把我調到別的地方工作，丟下現有的工作，是非常捨不得的。所以這回見 委員長只是晉謁聆訓，不是求事。

晉見 委員長那天的天氣很好，九點多到達委員長的官邸，呈上通知書。過了一會，有人請我進去。

委員長著戎裝，精神奕奕，看了我的履歷，委員長說：「你是英國留學生，跟隨過徐樹錚，現在漢口市政府當參事兼技正，你設計的中山公園非常好，有山有水。劉市長還報告說馬路、堤岸、碼頭都是你設計、建造的，劉市長陪我看過這些工程，我非常的滿意。武漢外圍的碉堡，他們報告說也是你設計的，很有用途。你來見我有什麼困難？」

我說：「專誠向委員長請安致敬。」

委員長說：「我看你的工作都在進行中，不宜調往他處，你還是留在武漢工作，把武漢建的和歐洲一樣。」停了一會又說：「如果你能把你隨同徐樹錚先生的考察報告心得，運用在建設上，最好不過了。你和吳國楨是兄弟嗎？」

我說：「是的，我是哥哥。」

委員長說：「你們在一起更要好好做事。武漢有我的行營，我派你當技正，對於工程方面你可以多多努力去作。」委員長說完站了起來，我連忙稱謝鞠躬告辭。

繪圖興建委座官舍

過了一、兩天，接到命令過江到 委員長的行營報到。當時行營主任是張學良，辦公廳主任

是錢大鈞將軍，第三處處長米春霖中將，技正歸第三處管。

米處長是東北人，他是張學良的老部下，我和他談話，他問我是不是東北人，怎麼說的一口東北話？

我說：「我不是東北人，是湖北人。因為在北方多年的原故，才會說東北話。」我們談到武昌已沒有土匪、綁票。米處長說：「綁票在東北是很普遍的。」

我說：「我知道，我曾遇到土匪、馬賊用槍對著我。」

米說：「那麼你如何逃脫的？」

我說：「我身上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們就讓我走了。」

米說：「你設計的碉堡太好了，不但警衛有界線，而且軍民可以分開，我們行營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這裡安居，不怕土匪綁票。……」

我說：「我在東北跟隨張少帥做過事。」

米說：「目前有兩個工程要做：一、委員長在武昌沒有地方住，要蓋棟官邸。二、華中很多要塞要派你看。月薪二百元，旅費實報實銷。」米處長說完後，找馬副官長陪我看官舍地點。

看完，我回繪圖房，在黑板上畫棟二層樓鋼筋水泥的房子，叫董日淵馬上繪圖。很快地就把設計圖交給馬副官長立刻動工。新建工程按時完工交屋，我才如釋重負。

自從和鄧文儀認識，蒙 委員長召見過後。侍從官員們常到我家來聊天，這些官員們都是國內優秀分子，大家相處得很好。

有一天，和安全官聊天。我說：「委員長現在住的地點是在漢口曠野二層樓的洋房，一棟是委員長辦公用的，一棟為重要官員使用。房子南面離日本租界很近，東面近西商跑馬場，北邊是一大块土地。地中央有間小房子，這塊地是日本人用中國的名字買的，房子裏住著一位日本退役軍人，化裝成中國農民的模樣。西邊是兩條大水溝，四面不通道路，只有在水溝西面有路通往張公堤和市區。附近交通情況應該加以改善。」

安全官覺得我說的很有道理，問我改善交通的意見。

我說：「在兩條大溝上做橋。」他立刻找市政府，市政府命我馬上施工造橋，橋的名字叫「惠濟一橋」、「惠濟二橋」。以後，委員長住在那兒交通就方便多了。

中山公園名人立碑

自從 蔣委員長蒞臨武漢巡視以後，凡到武漢的大員和路過的富商大賈必定到中山公園喝茶、欣賞風景。中山公園因為整潔、美麗是遊玩的最佳地方，所以很多人都在這裡題字刻石立碑，以資紀念。

題字刻石立碑的大部分是黃埔軍官學校的師生，黃埔建校，北伐成功，功在國家，立碑以表戰功或紀念同志。第一個被邀請題字刻石立碑的是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以後又陸續邀請了許多名流學者題詞刻石。碑都是用麻石的碑、大理石的表面，非常壯觀。年代相隔已久，現在無法把立碑題名題字者的名字全部記下。所有碑的形狀

都是我畫的圖，非常壯麗，為園內添了一項景緻。

奉命前往漢口考察

一天，劉文島市長由南京回來，下午四點多到中山公園散步。看見我，劉市長很高興的說：「我見到 委員長了，委員長很讚許漢口的中山公園和市區的整潔，尤其是市民家中的衛生設備，已到達現代化的階段。叫你到漢口去考察，並加以改良。」我們邊談邊散步，決定乘船到上海轉浙江奉化漢口。

坐船到上海，轉車到寧波，再從寧波坐公共汽車到漢口，由寧波到漢口這段路面很好，有公共汽車行駛。漢口附近有個上坡的地方，終點有個石頭牌樓寫著「武嶺」二字，下車步行，路左邊有條小河，右邊是 委員長與辦的武嶺小學，有好幾棟二層樓的新洋房。來到漢口遇到了一位穿便衣的侍從軍官，我向他說明我奉命來漢口的經過後，他很客氣陪我到處參觀。

河邊有塊突出的地方，上面蓋一棟很大的洋房，有委員長親題「文昌閣」。自文昌閣沿著河邊走，右邊有水泥建築、鐵欄杆的堤岸。再往前走，就是 委員長的故居，木頭門上橫匾有「忠孝傳家」四字。

堤面不長，向前走是王太夫人之墓。堤岸的另一邊有招待所，前面有座寺廟——雪竇寺，過了寺廟就是 委員長和夫人住的地方——廟高台。右面是山，左面是溪，前面是千丈岩，下雨時會有瀑布，坐在台上，可以看見瀑布，風景非常優美。

我去的那天沒看見瀑布，只有雪竇寺的和尚在高台附近巡視。我說：「我是來參觀 委員長故鄉的風景。」這時陪我參觀的侍從官員回去了，改由一個和尚陪我。有一個人入山亭，往前走是山路，因為天快黑了，我沒敢往前走。我問和尚：「天快黑了，可以到那裏過夜？」

他說：「這裏沒有旅館，可以在廟裏過夜。」

我說：「我想見見你們的主持方丈。」這位和尚就領我到廟裏。

寺廟非常大，方丈是個矮矮個子六、七十歲的老和尚，叫太虛法師，他非常的有學問，足跡遍及全國，就是沒到過外國，我和他談外國的情形，到羅馬梵諦岡見過教皇。漢口沒有電燈只有油燈，晚上，在廟裏看和尚唸經，到十點鐘才就寢。

次日起的很早，吃過早飯，一個人到廟後走一走，有鄉下人挑東西到這裏賣，有賣布、賣肉的，沒看見有賣菜的。還有一架柴油的小碾米機，不收費用，只是除碾出來的米外，其他的東西都歸機器主人所有。在這裡看了一會就到武嶺小學。

武嶺小學的教務長鄧士萍，湖北沙市人。他說：「這裏的村子小，學生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我說我到這兒來的目的是奉命設計建設漢口公園道路和下水道以及衛生設備等。

鄧說：「委員長忙的很，你最好做個模型來讓 委員長看看。」

我說：「我回去後派二位學工程的學生來測

量，並設計繪圖。」

鄧說：「你派他們來好了，我會招待他們的。」他介紹我到招待所住一晚。次日，我即循原路回漢口。

防洪無計水淹漢口

漢口位於長江、襄河的交會口上，中國西部的的水匯聚於長江入海，西北邊由襄河入長江，兩條流域都流經路面。武漢的人對長江有個說法「三月晒灘、六月滿江。」漢口完全在堤岸的保護之下。

漢口堤分成兩部分：一、靠近長江、襄河的江漢堤，歸江漢堤工局管理，直屬中央水利部，與地方政府無關。二、張公堤在平地上用土堆積而成，冬天堤內、外都是陸地，夏天堤外有很深的水。

從張公堤姑嫂樹的碼頭，可以乘船到漢口市外的黃陂縣，自從新華路修好後，可由市區到張公堤，漢口的市民常到這裏遊玩。這裏出產的魚很美味，所以我常到這裏買魚回家。

民國二十年自四月以後，中國西北部不停的下雨，長江的水比前一年來的早，五月多就滿江了。我巡視整個堤岸發現情勢緊急，立即報告劉市長、陳局長說：「今年的水勢太猛了，要預先防備。」他們二人說：「長江前半歸江漢堤工局，就是洪水進來，我們也沒有責任。張公堤你看要怎麼修就怎麼修，由你負責。」我找監工坐車一同巡視張公堤，把大部分的工程隊員調住在張公堤上。

江漢堤方面，我到法國租界江漢堤工局，見

局長楊思廉，四川人，美國留學生，他是由水利部直接派來的，和他談防治水患，他說：「我沒錢也沒人，水來了我只好寫信報告水利部派大員來鎮壓，我這個小小堤工局長沒辦法。」

我說：「漢口有這麼多的人力、財力可以幫忙。」

楊說：「市政府不歸我們管。」

我說：「我們可以協助你。」

楊說：「我現在就要錢，你能給嗎？」

我說：「多少錢？」

楊說：「我辦公的錢都沒有，你給我辦公的錢就可以了。」

我說：「你有辦法阻止大水嗎？如果有，我就能給你錢。」

楊說：「你能當家嗎？」

我說：「可以。我會報告市長。」但是他說不出辦法。我回去把情形報告劉市長、陳局長他們說：「責任歸他，漢口淹了我們也沒有責任。」

這時，長江的水勢天天上漲，雨不停的下，水面已快和堤面平了。情形萬分危急，我看劉市長、陳局長都沒有動靜，我把工程隊二千人調到張公堤，把堤薄的地方加厚，不够高的地方加高，日夜派人巡堤。

六月十三日，巡堤的人來報告江漢堤下太古一段滿水，這裏原有火車通行，也不敢行駛了。我立刻報告劉市長說：「如果現在不搶救，不出三天就會淹水，一個星期漢口就會變成汪洋。」

劉市長是軍人不知道水的厲害，陳局長對堤工搶險沒有研究，也不加以重視。我說：「現在搶修

還有辦法。」

「有什麼方法？」劉市長問。

我說：「用一百萬個麻布袋裝土，動員二十萬人運土，通知平漢鐵路幫我們運土，做個新堤把下太古段圍住。」

陳局長說：「法子雖好，但倉促間到那裏去找這些東西，只好放棄了。」

我說：「那只好通知百姓搬家，逃命了。」

劉市長說：「真有這麼嚴重啊！」

我說：「當然。」果真不到三天，低窪的地方都淹水了，人和動物都上了屋頂待救。

這時，漢口街上還沒淹水，但都在做防水的準備。再過兩天，水就要到漢口街上了，雨仍然下個不停，漢口滿街都是後湖逃來的難民，所有的房屋都裝滿了人。我和劉市長、陳局長坐在街上轉了一圈，所有的人都驚慌失措，要搬東西離開漢口。

過了兩天，漢口市街上開始積水，第三天水已漲到人的腰際，商會找市政府說交通成了問題，車子不能開。市政府開緊急會議，工會、商會派人來研究水上交通的問題，用木料搭跳板，人在跳板上走。很多市民攜帶貴重的物品在跳板上走，跳板很窄一不小心就掉下去，沉在水底。水退後，發現有人把洋錢綁在身上，沉在水底就浮不起來，淹死了。

全市的交通都靠船、划子來維持，糧食也在船上買賣，街上沒有警察和兵士，全城成了一座死城。

大 胆 嘗 試 打 撈 飛 機

長江堤缺口後，水勢直灌漢口。因為漢口地面廣大，水勢漫延的很慢，市政府也沒有全面通知，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漢口要遭水淹。當然民航機和軍用機也不知道這個消息。當時，中央正在攻打唐生智，飛機早晨出去轟炸，晚上回來回來時機場沒有積水可以降落，共降落了十九架轟炸機、一架民航機，降落後，飛行員就回營休息。

次日到機場，發現機場都是水，飛機被水淹了，不能進入機艙。水勢漲的很快，到中午已看不見飛機了。漢口王家墩機場場長金家駟著急了，到處找人打撈這二十架飛機，但是找不到人。找外國領事館，請他們介紹人，領事館回答沒有這種人。

金家駟找我，問我可不可以把飛機打撈起來？我說：「可以。」

金說：「要多少錢？」

我說：「二萬現大洋。」

金說：「撈不起來，你要賠償。」我看沒什麼了不得就簽約。

我找盛昌機械廠的老闆譚麻子，告訴他在襄河邊上找二十艘大木船，帶著起重的工具，浩浩蕩蕩的到王家墩機場，指揮工人、機械匠工作，第一架飛機因為繩子太細，吊起來繩子斷了又落下去。換了繩子後，撈起第一架飛機，大家都鼓掌，其餘的十九架也陸續的被撈起來，飛機一點都沒損壞。

漢市降級人事滄桑

漢口大水安定後，中央取消特別市政府，改

成普通市政府。劉文島調回南京，取消工務局、教育局、社會局，社會局長蔣駉、教育局長王怡羣、財政局長吳國楨、衛生局長李博仁，通通被調職。漢口改成普通市，不受中央指揮，直接受省政府管轄。我因為職位小沒有變動，仍是參事兼技正。工程隊員在水災中擔任救濟工作，非常的忙碌。陳克明因為局長被免職，賦閒在家。他說：「還是你好，仍在市政府工作，我要離開了。」

水災是由於江漢堤破壞而引起的，何成濬主席打電報給水利部，水利部把楊局長撤職。堤工局長出缺，很多人都想當局長。某君建議我去和何主席商量，由我出任堤工局長，我說：「不行，水退後有很多工作要做。」

某君說：「漢口遭水患，人民都變窮了，以後那有錢建設，你在漢口快待不住了，這是一個好機會，你在漢口的聲名很好，我可以幫你向何主席講一講。」

我說：「謝謝你的好意，我有工程技術，到那裏都可以工作，不一定要當堤工局長。而且，漢口是貨物的轉運站，水退後很快地就會恢復以前的繁榮。何況沿江馬路、下水道的工程仍未完工。」我沒聽某君的話，活動堤工局長的位置。

陳克明和徐主任秘書賦閒在家，見堤工局長出缺，就想法子去謀得此一職位。我想：以前的劉市長是法國留學生喝過洋水，何主席是日本留學生，又是軍人。陳克明將來可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陳太太很高興自己的丈夫又是局長，叔叔仍是主任秘書，原班人馬換到江漢堤工局，當了幾

個月的局長，何主席說陳局長貪污，帳目不清，局長、秘書一起法辦下獄，關了幾個月，陳克明局長急得發瘋了。

他上任前，我判斷他不會有好結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所以，我把在軍人手下當職，引為戒心。幸好，我沒當局長，否則也要遭受同樣的命運。

漢口改成普通市，直屬省政府。省主席派何葆華當市長。何葆華是十足的中國官僚，上任後，把市政府的主管都換成他的人，而且都是外行。我看不能幫他做事，同時漢口沒有交通，靠跳板、船在街上走。

我每天到街上看工程，工人因市政府改組，不點名，工人到那兒去，我都不曉得，這種情形持續到十月，水才慢慢退。大水退後，滿街的淤泥，召集工人清理街道。中山公園露出來，湖、山都在，花草樹木都淹死了。何葆華派一個姓邱的當中山公園主任，上任後，把鄉下的親戚都弄到公園做生意，把公園搞的一塌糊塗。

不久，何葆華被撤職，派吳國楨當市長，換去何葆華的人，用范濟昌當主任秘書，沒有工務局，由一個科主管工務，汪華陸當技正，辦公室；我外面的工程，公園、運動場、沿江馬路、下水道照常工作，恢復和從前一樣。

中山公園在水災以前很有名氣，水災後很多人想當公園的主任。

吳市長把公園改成董事會，請商會理事長、社會名流當董事，聘漢口青年會總幹事宋如海當董事長，董事會聘我為顧問，照常的工作，使公園很快恢復原來的面目。

(未完)